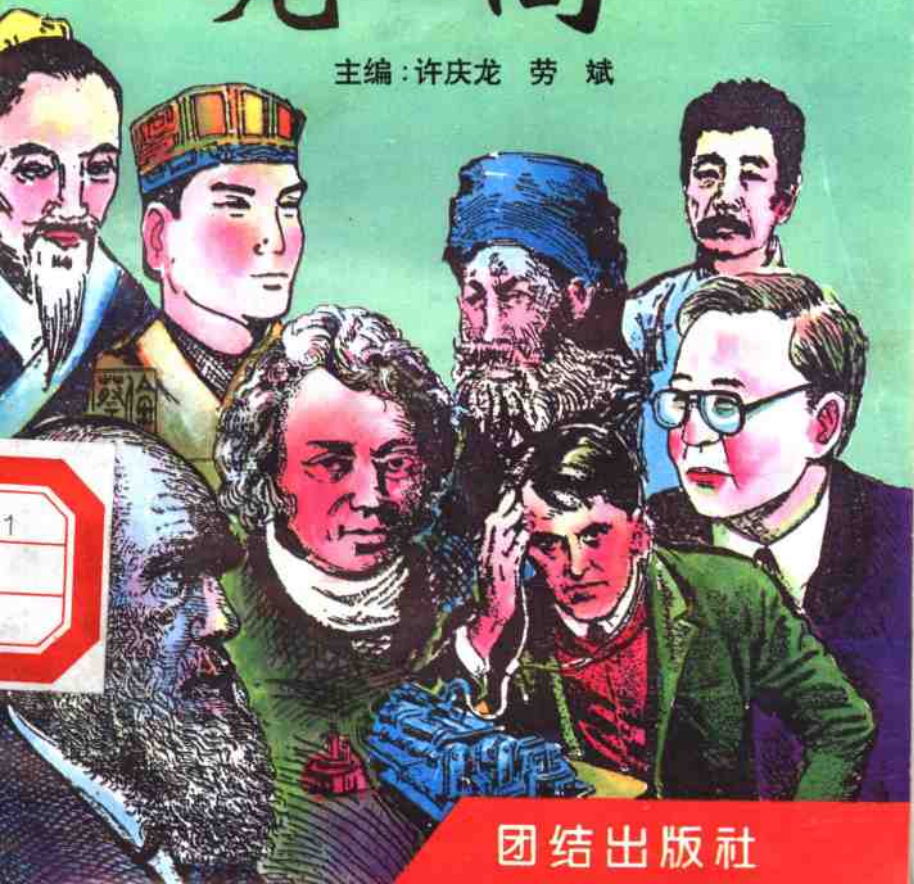


世界名人故事丛书

SHI JIE MING REN GU SHI CONG SHU

梵高

主编：许庆龙 劳 斌



团结出版社

26.11
F
G

世界名人故事丛书

主编：许庆龙 劳 斌

梵

高

团结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4 号

责任编辑:吴章胜

封面设计:李 泽

插 图:许 艳

世界名人故事丛书

许庆龙 劳 斌 主编

团结出版社出版

(北京书店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信宜市人民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1/32 450印张 9000千字

1996年9月第1版 1996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7—80130—077—7/K·42

全套(108册)总定价:486.00元

前 言

在当今经济社会中，经济大潮滚滚向前，伴随经济潮流而来的各种意识潮流也扑面而来，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现象常有发生。“关心下一代，培育下一代”是我们当之无愧的匹夫之责。

针对青少年求知欲强，鉴赏力差的心理特点，我们特别推出了这套健康、严肃、高雅的《世界名人故事》丛书，以引导青少年在人生道路上端正思想，少走弯路，争做二十一世纪标兵人才。

读者皆知各种各样的名人传记自改革开放以来，如雨后春笋，星罗密布。文艺创作者们各显神通，百花齐放，从各个角度，各个层次对各种“名人”进行了纵横捭阖的记录。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世界名人故事》丛书不仅支持了当今倡导的高雅文化艺术，而且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奉献了一朵小花。

通过名人光怪陆离、五光十色、丰富多姿的人生经历的描述，从而使我们一方面可以从名人们的坎坷经历、奋斗成长的历史中得到启迪，受到激励；另一方面还可以从他们的人格品质，理论思想中汲取有益的

人生经验,使自己的思想得到陶冶和升华。针对以往的名人传记故事,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的绝对化程式,该套丛书作子在量努力,争取做到实事求是,反对“一棒子打死和全黑全白”的绝对化做法,不受条框限制,采取“老灶爷上天——有啥说啥”的方针。

由于世界名人千千万万,“名人”标准各不一致,在选材中,我们也没有受“条框”限制,尽量从各个领域、各类人物中选其一、二。然有许多代表性的人物由于参考资料等欠缺,我们没能选入。

编辑该套丛书的作者,尽量做到了广泛参阅同仁们的有关名人传记的研究成果,为省篇幅,引文笔参阅书目一律未加注释,还望同仁们赐教海涵,同时我们也表示对同仁们衷心的感谢。

编 委

一九九六年一月

目 录

- 一、在巴黎的时候 (1)
- 二、牧师时代 (13)
- 三、小瓦姆布道 (19)
- 四、布拉邦特诱人的风光 (42)
- 五、在海牙 (52)
- 六、移居巴黎 (67)
- 七、绘画机器——在阿尔 (82)
- 八、他们死时不分离 (112)

一、在巴黎的时候

凡高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之一，他的身世曾打动过无数的读者。

1853年3月30日，凡高生于荷兰一个牧师家庭，他的少年时代似乎过得很愉快，父亲的牧师职业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他的一生像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随时都有献身给别人的爱，友谊和对艺术的热情。

“凡高先生，该醒醒啦！”凡高即使在睡觉也一直在期待着乌苏拉的声音。

“我醒着哪，小姐！”他大声答应着。

“不对，你刚才就没醒，”姑娘咯咯笑着，“你这会儿才醒。”他听见她下楼到厨房去。

凡高一翻身，从床上跳起来，他肩膀和胸部肌肉发达，两臂粗壮有力。他敏捷地穿上衣服，从水罐里倒出一点冷水磨着剃刀来。

凡高兴致勃勃地开始了每日必行的刮脸仪式——他把脸贴近梳妆台上那只用布拉邦特草和橡树叶子编的花环。这花环是弟弟提奥从松丹特附近荒原上采来的，给他带到伦敦来的。他嗅到老家的乡土气息，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凡高先生”，乌苏拉又来敲门了，她叫着“邮差刚送来一封你的信。”

凡高撕开信封，认出了母亲的笔迹，“亲爱的凡高”，他读着，“我这会就要在纸上给你写几句话。”

他觉得脸上又冷又湿，便把信放进裤袋，准备带到古比尔公司再抽空看，在那里他有的是工夫。他朝后梳理了一下长而茂密的红发穿上了件硬挺的低领白裤衫，系上一条黑色花点活吉领带，迎着乌苏拉的笑脸，下楼去享受他的早餐了。

乌苏拉和她的母亲在后花园的一间小房子里，开办了一个只接收男孩的幼儿园。乌苏拉今年十九岁，大大的眼睛含着笑，细嫩的鹅蛋脸，柔和的肤色，娇小苗条的身材。凡高看着她笑，那笑的容光在她那活泼可爱的面庞上铺展开来。就像打开了一柄色泽绚丽的阳伞一样光彩四射。

乌苏拉一面动作麻利地照料他吃饭，一面愉快地和他聊天。他21岁了，这是他第一次恋爱。生活在他面前展现了美好的前景。他以为如果以后能够一辈子都这样坐在乌苏拉对面吃早餐，他就是个幸福的人了。

乌苏拉拿着咸肉片，一只鸡蛋和一杯浓浓的红茶，跳跳蹦蹦地坐进桌子另一端的一把椅子，抚弄着脑后的褐色卷发，朝他笑盈盈地把牛油和烤面包接二连三地递过来。

“你那棵木犀草出芽了，”她用舌尖舔了一下嘴唇，说，“你愿意在去画廊上班前先去看看吗？”

“好的”，他答道，“是否，就是说，你愿不愿……带我去看看？”

“他真会逗人！自己种的木犀草，现在倒不知到哪儿去找啦！”她说人有个习惯，那口气就像被说的人不在跟前似的。

凡高顿时语塞，似乎找不到恰当的词句对乌苏拉。他的言谈举止就像他的身体一样笨拙，他们走到院子里。这是四月的一个早晨，虽然有些凉意，但苹果树已缀满花朵。乌苏拉家的房子和幼儿园隔开来。凡高几天前刚在这里种下罌粟和香豌豆花。木犀草已从土中冒出来了小芽。凡高和乌苏拉蹲在幼苗的两侧，两人的头几乎碰在一起。从乌苏拉的褐色秀发上飘逸出来阵阵浓郁天然的头发香味儿。

“乌苏拉小姐”，他说。

“嗯？”她的头朝后移下，但仍带着询问的神情低唤着。

“我……我……我……”“天哪！你怎么结巴啦？”她边问边跳起来。他跟随着也走到幼儿园门前。“我的孩子们就要来了，”她说，“你上画廊该不会晚吧？”

“还有时间，45分钟就到河滨路了。”

她想不出再说什么好，于是抬起两手去理脑后散落下来的一小络发丝。她那苗条的身材竟如此富于曲线美。真令人惊异。她嫣然一笑准备离开。凡高抓住她的手。“我昨晚睡在床上给你起了一个名字，”他说，“我给你取的名字叫做娃娃们的天使。”

乌苏拉仰起脸开心的大笑起来，“娃娃们的天使！”她高声嚷着，“我应当把这个名字告诉妈妈！”

她挣脱他的手，回头一笑，跑过小花园，跑进房子里去了。

凡高自古比尔公司回来时，带回了 he 请人题字送给乌苏拉的画作。

“我去给你拿那幅画，乌苏拉小姐。”凡高在晚饭前，一面把椅子推回原处，一面说。乌苏拉穿一件时新的绣花连衣裙。“那位艺术家为我写了什么有趣的题词了吗？”

“写啦！如果你把灯拿来，我就去给你把它挂到幼儿园里。”

她拿眼瞟着他，把嘴挺好看地撅起来，说：“可我还得先帮妈妈干活呀！咱俩过半小时再去挂画好吗？”

凡高两肘支在自己房里的梳妆台上，审视着镜子里的自己。他以往很少关注自己的脸和头，与英国人相比，显得过于笨重。他的眼睛就像深陷在右板缝里一样；鼻梁高高隆起，又宽又直，好像把小腿骨错长到了脸上；圆而凸起的额头很高，和他浓重的眉毛与敏感的嘴巴之间的脖子，还有一个带有荷兰人特征的坚定有力的大下巴。

他从镜子前离开，无所事事地坐到床沿上，自幼生长在一个纯朴的家庭环境中的他，在这之前还未爱上过哪个姑娘，就连正眼瞅她们一眼也没有过，更不用说参与两性间逢场作戏那样的事了。在他对乌苏拉的爱情中没有掺杂丝毫情欲的成份。他年轻，是个理想主义者，这是他的初恋。

他瞧一眼手表，刚过去五分钟！啊，剩下的二十五分钟仿佛永远穷尽。他从母亲的信中抽出弟弟提奥写的信读起来。弟弟比他小四岁现在顶替凡高原来在海牙古比尔分公司的位置，提奥和凡高就像他们父亲提奥多鲁斯和温森特叔叔一样。从小就是亲密的手足兄弟。

凡高拿起一本书，在上面铺上几张纸给提奥写信。他从抽屉里抽几张粗拙的素描习作装入给提奥的信封中，这都是他在泰晤士河岸画的。在信封里，他还放进去一帧雅葛所作《佩剑少女》的照片。

“哎呀！”他不禁喊出声来，“我把乌苏拉的事全忘啦！”看看表，已过了一刻钟，他抓起梳子，竭力想把纷乱、蓬鬆的红发

梳顺，然后匆匆拿起桌上的凯撒·德·考克的画，冲出门外。

“我认为你把我忘了！”他来到客厅时，乌苏拉对他说。她在给她的娃娃们贴一些纸制玩具。“你把我的画带来了吧？能看看吗？”

“我想挂起来后再请你看。你拿灯来了吗？”

“我去拿。”他从厨房取来灯，她递给他一条绘有蓝色海景图案的披巾，他为她裹住肩膀一触及她那光滑细腻的肌肤，他就心慌意乱，浑身发抖起来。花园中洋溢着苹果花的芬芳。路很黑，乌苏拉轻轻地把指尖搁在他那粗糙的黑色外衣的袖子上。她脚下一绊，连忙紧紧地抓住了他的胳膊，同时因为自己的笨拙而放声大笑着。凡高虽然不懂她为什么觉得绊一下就那么好笑，但他爱看着她那载着笑声的身影沿着黑夜笼罩下的小路走。他为她打开幼儿园的门，她进门时，那张柔软、娇嫩的脸几乎碰到了他的脸。他看了她一眼，是那深深的一瞥，好像回答了尚未提出的问题。

他把灯放在桌子。“你愿意把画挂在哪儿？”他问她。

“就挂在我书桌上方吧。你看合适吗？”

这间房子原本是度夏用的，现在里面放了约十五套小桌椅。房间一头有两个小小讲台，上面放着乌苏拉的书桌。他和乌苏拉并肩站着寻找挂画的最佳位置。凡高很紧张，他刚要往墙上钉钉子，钉子就掉了。她用一种温和、亲昵的声调嘲笑着他。

“让我来吧，笨家伙！”

她双臂高举，熟练灵巧地干着，全身肌肉随着一起颤动。她动作敏捷，姿态优美。凡高真想把她揽在怀里，就在这昏暗的灯光下用毫不犹豫地拥抱彻底解决这件使他备受折磨的事

情。尽管乌苏拉在黑暗中不时碰到他的身子，但似乎从不给他这样的机会。他把灯举高，好让她看清那位艺术家的题词。她快活极了，拍着手，朝后仰起身子。她总在不停地动，他怎么也抓不住她。

“这么说，他也是我的朋友啰，是吗？”她问他。“我总是盼着结识一位艺术家。”

凡高准备说几句温存的话，可以作为他那篇“宣言”的引子。乌苏拉朝他转过脸来，脸儿的另一半被阴影遮着。微弱的灯光映在她的眸子中，闪烁着小小的亮点。黑暗中浮现出她那张鹅蛋般的面庞，看到她那在光滑、洁白的皮肤衬托下引人注目湿润的红唇，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在他心中骚动起来。

一阵意味深长的停顿，他觉得她在向他靠近过来，象是在等待他说出已不必要的爱情的表白。他舔了几次嘴唇。乌苏拉转过头，从微微耸起的一只肩膀上与他相对而视，然后跑出门去了。

担心错过机会的恐惧袭来，他追了出去。乌苏拉在苹果树下停住脚。“乌苏拉，请等一会。”

她回过头瞧他一眼，打了个寒噤。寒星点点，夜色漆黑。灯留在幼儿园，他忘了带出来。唯一的一线光亮来的厨房窗子透出的微光。乌苏拉头发上的香味飘进她的鼻孔。她裹住披巾，双臂抱在胸前。

“你冷吗？”他问

“是呀，咱们还是进屋好。”

“噢，不，就在这儿好，我……”他挡住她的去路。

她低下头，把下颏藏在温暖的披巾里，抬起那双大眼睛，

诧异地注视着他。“怎么啦？凡高先生，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只想和你谈谈，你知道……我……就是说”

“对不起，这会儿可不行，我冷得直发抖！”

“我想，你应该知道，我今天提升了……我就要调到版画室了……这将是我一年中的第二次晋升……。”

乌苏拉朝后退了退，松开披巾。夜色中，她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似乎忘记了寒冷。

“你到底想告诉我什么？凡高先生？”

他觉得她语调中的冷淡，暗暗责骂自己的愚蠢。内心沸腾的激情忽然平静下来。他定定神，拿几种声音在心里做比较，终于选择了一种自己最喜欢的。

“我要告诉你其实你早已知道的事情，乌苏拉。我真诚地爱着你，只有你做我的妻子我才能幸福。”

他看到她由于自己突然恢复镇定而感到大为惊愕的模样、拿不住是否应当去拥抱她。

“你的妻子？”她声音高起来，“凡高先生这可不能！”

他从突兀如山崖的额下望着她。黑暗之中她可以清晰地看见她的眼睛。“那么，看来是我没……”

“真是怪事！你竟不知道我订婚已经一年了。”

他不知她在那里站了多久，也不知道自己想了些什么或感觉到什么。“那个人是谁？”他痴痴地问。

“咳，你难道从见过我的未婚夫？你来我家之前，就是他住在你现在住的房间里呀，我以为你是知道的。”

“我怎么会知道？”

她惦着脚尖，朝厨房那边张望。“唉，我……我……以为有人告诉过你的。”

“在你知道我爱上你的情况下，你为什么整整一年都不告诉我？”此刻，他的声音中已没有犹豫和慌乱了。

“你爱上我难道是我的过失？我无非想与你做个朋友。”

“我住到你家来，他来看过你吗？”

“没有，他在威尔士。他就要来和我一起度暑假了。”

“不一年多没有见到他了吗？那么，你肯定把他忘了。我才是你现在所爱的人。”

理智和谨慎全被他抛到九霄云外，他一把抱住她，在她那抗拒的唇上粗鲁地吻着、尽情品尝着那湿润的唇上的温馨和柔软的发丝上的芬芳，潜伏在他心中的强烈爱彻底醒来了。

“乌苏拉，你并不爱他呀，我也不能让你去爱他，你将成为我的妻子，没有你，我受不了。我不会罢休的，除非你把他忘掉并且和我结婚！”

“和你结婚？”她叫起来，“难道谁爱上我，我就得和谁结婚吗？放我走！你听见没有？不然我喊救命啦！”

她挣脱身子，上气不接下气地沿着那条黑魆魆的小路跑掉了。她跑上台阶，转身低声骂道：“红头发的傻瓜！”

那一声低语竟像一声呼喊传进他的耳膜，震撼着他的心灵。

我们说凡高的初恋是失败的，有一个星期他都茶饭不思，夜不能寐，神经质代替了昔日的迟钝。他在画廊的销售额大幅度下降。他眼睛里原来的那股天真儿没有了，留下的是痛苦悒郁之色。他说话时寻找字眼也比以往更加费劲了。放暑假时，凡高离开了乌苏拉家，她的母亲也拒绝凡高再住下去。

提奥比鲁斯·凡高乘马车到布雷达车站接儿子。他穿着牧师庄重的黑色外衣，大翻领的背心、浆过的衬衫，只露出窄

窄的一条边。凡高一眼就看到父亲面前的两个特征：右眼的皮耷拉着，比左眼皮低，差不多遮住了眼睛的大部分；嘴唇的左半边很薄，像绷紧的一条线，右边却显得饱满，给人以美感，他的眼睛是潋潋的，那神气只是说：“这就是我。”

松丹特的居民常常看到这位提奥多鲁斯牧师戴着高高的帽子四处行善。

他至死也没明白，究竟自己为什么没有获得更大成功。他觉得上面本应多年前就派自己去阿姆斯特丹或海牙担任更重要的教职了，他被他教区的教民们赞为宽大仁厚的牧师，他秉性善良、有教养、道德高尚，而且一向勤于职守。然而，25年来，他被埋没，遗忘在松丹特这个小小的村镇上。他是凡高家六兄弟中唯一没有在全国范围取得重要地位的一个。

松丹特教区牧师住宅是座木结构的房子，与市场 and 镇公所隔着一条马路。凡高就出生在这座住宅里。他家厨房后面有个园子。园内栽着刺槐，几条小径穿过精心培育的花圃。教堂座落在园子后面的树丛中。那是一座小小的木头房子，两侧各有两扇哥特式的小玻璃窗地板上放着十来条硬板凳，几只取暖用的炭火盆固定在地板上。后部的楼梯通向一架老式风琴。这是座简朴的礼拜堂，属于加尔文教派。

凡高的母亲安娜·科尼莉亚正在窗前观望，没等马车停稳，她就开门打开了。甚至在她不胜怜爱地把儿子搂在宽大的胸脯上时，她就觉察出这孩子有点不对头。

“我亲爱的儿子，”她喃喃地叨念着，“我的凡高”。

她的眼睛总象在温和地询问什么似地睁得大大的，时而呈蓝色，时而呈绿色。从不用过于苛刻的目光看人。随着岁月的流逝，她脸上从鼻翼到嘴角的两条浅浅的皱纹逐渐加深，

这使她的面容更加给人一个总在微笑的强烈印象。

安娜·科尼莉亚·卡本特斯是海牙人。她的父亲是海牙有名的“皇家装订工”。威廉·卡本特的生意兴隆，尤其在他被选去装订荷兰的第一部宪法后，就更成了全国的知名人士了。她的女儿们都很有教养，其中一个嫁给了梵高叔叔，第三个则成了阿姆斯特丹有名的斯特里克牧师的妻子。

安娜·科尼莉亚是个心地善良的女人，她看不到人世间的罪恶，也根本不理解。她只知道世上存在弱点、诱惑、艰难和痛苦。提奥多鲁斯·凡高也是个善良的人，但是他对罪恶了解得十分透彻，而且总是不留情的加以谴责。

饭厅是凡高家房子的中心，晚餐的盘子撤下去后，那张大桌子便成为他们家庭生活的中心了。全家人都聚在那张令人感觉亲切的油灯周围，一同渡过夜晚的时光。安娜·科尼莉亚在为凡高焦虑，他消瘦了，举止变得神经质。

“哪儿不舒服，孩子？”晚饭后她问儿子，“我看你脸色不大好！”

凡高瞥了一眼桌子周围，三个碰巧做了他的妹妹的陌生的年轻姑娘安娜、伊丽莎白和维莱米恩在那儿坐着。

“不”，他说，“没什么不好。”

“你觉得在伦敦生活如意吗？”父亲问，“如果你不喜欢那儿，我就和你叔叔温森特说说，我想他准会把你调到巴黎的一个店里去的。”

凡高激动起来，“不，不，您千万别那样做！”他喊着，“我不要离开伦敦，我……”他强使自己平静下来，“叔叔要想调我，相信他会考虑的。”

“随你吧！”父亲说。

“准是那个姑娘，”安娜·科尼莉亚暗自思忖，“现在我可明白那些信是怎么回事了。”

凡高终日在松特丹荒原上徘徊，唯有绘画可以使他暂时把占据心头的乌苏拉摆脱开。父亲总是为自己的长子没有继承自己的事业而不胜懊丧，一天，他们探望一位生病的农民后驱车回来，归途中路过荒原，两人下车步行了一程。

“我的父亲就是牧师，凡高，我一向希望你会继承这个事业。”

“什么原因使你认为我想改换职业？”

“我只不过说说。如果你想要……可以住到阿姆斯特丹你约翰叔叔那里，在那儿上大学。斯特里克牧师也曾主动提出要指导你受教育。”

“您是劝我离开古比尔？”

“噢，不，当然不，但是，如果你在那儿不快活……，有时候人们就得换一个环境……。”

“我知道，但我并不想离开古比尔。”

他离开重返伦敦那天，双亲乘车送他到市雷达车站。“孩子，给你写信是不是仍用原来的地址”安娜·科尼莉亚问。

“不，我打算搬家。”

“我真的高兴你离开罗伊尔家，”他父亲说。“我从来就不喜欢这家人，她们总是鬼鬼祟祟的。”

凡高板着脸听，他母亲把温暖的手放在他手上，用让提奥多鲁斯听不到的轻声温存地说：“别难过，亲爱的。将来，将来你的生活和工作安定下来了，娶上一个可爱的荷兰姑娘，你就会快乐起来，她和你不般配，她不是你所需要的那种女人。”

他真的纳闷母亲怎么知道的。